開放文學 -- 神鬼仙俠 -- 後西遊記
第二十一回 域中夜黑亂魔生潭　底日紅陰怪滅

詩曰：　　空中觀色見丹霞，色裡尋空悟月華，
身外功名真小草，眼前兒女實空花，
陰陽賦性終無損，血肉成軀到底差；
可奈世人看不破，偏從假處結冤家。

話說黑孩兒太子，因知豬一戒是玉面娘娘冤家，要殺他報仇，恐怕留下孫小行者師徒，終成禍患，故算計要點些陰兵連夜去害他，又恐怕小行者有本事，輕易害他不倒，只得稟知娘娘，悄悄將父王的鬼兵符偷了出來，親到營中挑選一隊魔兵，叫他前到剎女行宮捉拿三個和尚，又叫他人盡銜枚，不可吆天喝地使國王得知。眾魔兵奉令，遂一陣陰風都擁到剎女行宮來。原來這魔兵雖是一隊，卻原有一個隊長作總領，管著眾魔。到了行宮，總魔就吩咐眾魔道：「我聞得內裡的和尚雖只三個，卻是從東土來的，定然有些道行，不可輕易去撩撥他，使他做了準備。」因先叫出兩個精細魔來吩咐道：「你可悄悄進去，打探那三個和尚如今在裡面做什麼？」精細魔得了令，就輕輕走到後樓，見無人在樓下，又輕輕走上樓來。到了樓上一張，只見琉璃燈下端端正正一個和尚，盤膝裹腳在那裡打坐哩！滿面佛光，映著玻璃燈光，照得滿樓雪亮。二魔不敢上前，躲在旁邊偷看，那和尚雖端然不動，卻隱隱有些可畏。看了半晌，不見那兩個，只得又踅到東一間來尋看，只見一頭一個都睡在那裡面。欲要上前細細觀看，當不得他神氣充足，逼得人不敢近身，遠遠看見相貌古怪，有些害怕。只得悄悄走下樓來，報與總魔道：「果有三個和尚，一個打坐，兩個睡覺。那打坐的雖有道行，□吩咐畏，還生得純眉善眼。那兩個睡覺的形容甚是古怪，只睡著了，遠遠望去還令人害怕，若打醒他，動起粗來便了當不得，決不可惡取，只好弄法兒迷亂他的真性，方可下手。」總魔道：「這說得是，就依你。先以美色戲弄他，次以怪異唬嚇他，再以威武屈伏他。等他心神一散，便好捉拿了。」遂吩咐眾魔扎住在大殿上，卻一起一起的依計而行。

卻說唐長老，眼觀鼻，鼻觀心，正坐到定生靜、靜生慧之時，忽見二魔窸窸窣窣在旁窺看他，就知有魔來了，愈把性兒拿定。不一時，忽見幾個美婦人走到面前，□分標致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櫻桃口，楊柳腰，引將春色上眉梢。腮痕分淺杏，臉色借深桃，豆蔻芳香何足並，梨花淺淡不能描，看來還比牡丹嬌。

那幾個美婦人笑嘻嘻看著唐長老問道：「老師父是哪寺裡來的，法號什麼？這樣寒天不去睡，卻冷清清獨坐在此處，我姊妹們卻看不過意。」唐長老低著頭，垂著眼，就象不曾聽見的一般。那美人又說道：「這樓上空落落的，只管坐著做什麼？我下面有的是暖烘烘的房兒，華麗麗的床兒，香噴噴的被兒，軟溫溫的褥兒，長蕩蕩的枕兒，何不甜蜜蜜睡他一覺兒，卻痴呆呆坐在此處？就立地成佛也要算做吃虧了，何況從來做和尚的一千個倒有九百九□九個是落地獄的！你還是個解人兒，怎不回頭？」唐長老任他花言巧語，只不開口答應。那美婦人你一言我一語說了半晌，見唐長老只當耳邊風，便惱羞變成怒，帶罵帶嚷道：「這和尚原來不中抬舉，不識好，我姊妹們這樣苦勸只是不理，只怕我們去了，你獨坐在此還要惹出禍來哩！」大家口裡喃喃的賊禿長，賊禿短，一路罵下樓去了。

不一時，只聽見樓梯響，又走出幾個來。細看這幾個，卻與前邊美婦人大不相同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一個個形容怪惡，或高揚青臉，或亂列獠牙；又有幾個相貌稀奇，或直沖赤髮，或倒卷黃鬚。銅鈴樣豹眼，睜起看人寒凜凜；鐵錘般拳頭，指來相對冷陰陰。肚皮大，臂膊粗，走了來一團暴戾；耳朵尖，鼻梁塌，望將去滿面歪斜。攢著眉，如啼如哭，果然難看；開著嘴，似嗔似罵，其實怕人。指為鬼怪，而鬼怪不如斯之奇醜；認是禽獸，而禽獸豈若是之多媸。

聞人傳說，未免吃驚；狹路相逢，定須嚇殺！

這一班惡人走到面前，便跳的跳，舞的舞，亂指亂搠道：「好大膽的和尚！自古入國問禁，既到我國中，怎不朝王？卻縱容徒弟誆騙飲食。你那長嘴大耳的徒弟已被拿去，明日要殺！快走起來，我帶你去請罪，或者可救。」唐長老坐著，心下明明聽見，卻似泥塑木雕，全不動念。那一班惡鬼又指著罵道：「好賊禿！你推聾裝啞不言語，難道就饒了！你快扯他起來，綁了去見小大王。」眾人口裡雖惡言惡語，要拿要捉，跑來跑去，只是不敢近身。唐長老見此光景，一發正定了心性，毫不理他。眾鬼亂了許久，沒法奈何，只得漸漸散去。

不多時，忽又聽得樓梯邊洶洶人聲，早擁擠了一樓的兵將，或刀或槍，皆拿著利器，要斫要殺的亂個不了。唐長老初猶正性卻邪，聽見只做不聽見，看見只做不看見；後來性正了，竟實實不睹不聞。眾魔耀武揚威纏了半夜，絕沒入頭處。看看天亮，總魔心慌，只得大叫一聲道：「賊和尚！你倚著陽人，說我陰兵奈何你不得，待我稟過國王，差正兵來拿你去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群魔見總魔怒叫，也就齊喊一聲助威。不期這一聲喊叫，早把個小行者驚醒，一骨碌爬將起來道：「甚人吆喝！」急走出房來，只見許多兵將擠滿一樓。但見：

人人仗劍，個個持刀。仗劍的咬牙切齒，持刀的怒目橫眉。這個叫快拿來碎尸萬段，那個叫綁將去瀝血斬頭。你跑過東，無非做唬嚇之勢；我跑過西，只要揚殺伐之威。指的指，搠的搠，何曾歇手？罵的罵，嚷的嚷，絕不住聲。冷颼颼，寒凜凜，無非鬼國英雄；黑沉沉，烏慘慘，信是魔王世界。

小行者看見許多兵將，不知是人是鬼，俱圍著唐長老作惡，心下大駭，急扯出金箍鐵棒大叫一聲道：「什麼潑魔？敢恃眾倚強侵犯吾師！不要走，且吃我一棒！」眾魔急回頭，看見小行者鐵棒打來，勢頭甚猛，哄的一聲都往樓下跑個乾淨。小行者忙看師父，卻端坐無恙。眾魔跑散，便也不來追趕。沙彌聽見小行者聲喚，也連忙提禪杖趕出房來。唐長老看見徒弟出來，眾魔散去，因問道：「徒弟呀！此乃城郭之中，又非山野幽僻之處，為何有此魔怪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我正想不出，莫非老師父心邪惹了出來的？」唐半偈笑道：「若是我心邪惹來，必為邪心惑去，安能端坐無虞？」沙彌道：「這個真虧師父有手段！」唐長老道：「我有甚手段？不過以正卻邪耳！」

師徒正說處，不覺窗外生白。唐長老看見，忙起身說道：「天已明了，此處似非善地，我們起早收拾去罷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所見不差。沙弟你收拾行李，我同師父先下樓去，叫起呆子來。」沙彌答應了，小行者就同師父下樓來。到了樓下，四處找尋豬一戒，只見壁邊鋪著一地草，龍馬繫在廊下柱上，卻不見豬一戒。心下猜疑道：「定是外面出恭去了。」尋了一歇，沙彌行李已收拾下來，只不見豬一戒進來。遂走出行宮門外，各空地與糞坑找尋，哪裡有個影兒？又等了半晌，絕不見人。小行者著急道：「這又作怪，難道逃走了？」沙彌道：「逃走未必，多管是瞞著我們去買嘴吃了。」唐半偈忽想起來，著驚道：「不好了！豬守拙果被人拿去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怎麼得知？」唐長老道：「夜間那些魔怪，曾說我縱容徒弟詐騙飲食，被人拿去，明早要殺。我只認是魔鬼唬嚇之言，今找尋不見，必是真個被人拿去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那呆子好不有蠻力，哪個輕易捉得他倒？就是被人算計捆縛了，他要吆喝幾聲，豈有悄悄與他拿去的道理。」大家正在疑疑惑惑，忽老道婆走出來說話：「老爺們怎起得這等早？」唐半偈道：「急於西行，故此起早。」老道婆道：「既是要去，待我再煮些粥兒與老爺們吃了好走路。」說罷，就要撤回身往廚下去。小行者攔住道：「粥倒不消吃，我且問你，你這裡是個什麼國度？國王卻是何人？為何夜間有邪祟迷人？」老道婆聽了微笑道：「老爺，你們是過路師父，吃了粥快走，脫離此地便是了。國王、風俗，問他做甚？」小行者道：

「不是也不問，因昨夜那長嘴大耳的師父，如今不見了。有人傳說，因買飲食被人捉去，故此動問。」老道婆聽了大驚道：「佛爺呀！你們昨晚到來，我見你是中國活人，為何走到此處？就有些替你們擔憂，今果然弄出事來卻怎麼處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有甚事，你不須大驚小怪，只對我說明白了就不打緊。」老道婆道：「如今不得不說了。我這國叫做羅剎鬼國，國王叫做大力鬼子。

這一國的百姓，雖做買做賣、穿衣吃飯與世上一般，若以輪回六道論來，卻實實不是人。老爺們從中國遠方來，自然是胎生谷長的聖人，怎麼與此輩看做一類？故老身昨夜單煮些薄粥供養佛爺們，因知那些鬼食不是你們吃的。那位長嘴老爺昨晚嫌粥薄，咕咕噥噥，想是吃不飽，又去吃鬼食，故被眾人暗算了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不消說，一定是如此了。還問你，我師父昨夜不曾睡，在樓上打坐，忽有許多魔怪來侵犯戲侮，幸我老師父道高德重，侵犯不得去了，卻是哪裡來的？」老道婆道：「老爺你不知，我這國王有一個黑孩兒太子，乃是國王愛妃所生，□分寵愛；這太子卻性好游蕩，每日帶著許多隨從，專門尋吵鬧，作戲耍。昨日老爺們入城，想是有人看見，傳報他得知，故夜裡遣魔兵來調戲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怎知定是太子遣來？」老道婆道：「這些魔怪皆是營中兵將，不奉主命，等閑不敢亂出。國王乃一國之主，豈有遣魔兵戲人之理？他人又遣不動，以此推想，故知是太子弄的虛頭。」小行者道：「這都是了，只是你在此居住，端的還是人是鬼？」老道婆道：「老身是人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你既是人，哪些兒貪戀，卻住在此鬼國？」老道婆道：「老爺問得不差，老身住此，實實有個緣故。此去東南千里，有個翠雲山，山中有個女仙，名喚羅剎。俗云：一子出家，九子升天。因羅剎成仙，故他丈夫大力王遂在此間開了個鬼國，做了個鬼王。這國王因感羅剎仙成全之德，故造這所剎女行宮以報其德；羅剎仙因嫌這些鬼人奉侍不恭，特遣老身在此焚修，故老身不得不在此住。就是昨晚煮粥的糧米，都是翠雲山帶來的。」

小行者聽了道：「原來有這些委曲，不打緊。沙弟可好生護持師父，等我去問國王要人。」唐長老道：「他雖為鬼王，卻也是一國之主，不可輕覷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師父不必多慮，一個鬼王也要放在心上？我去了就來。」遂走出行宮，訪知國王的宮闕在正北，因提了鐵棒一徑尋將來，遠遠的望見：

宮殿巍峨，御街寬敞。重門朱戶，儼然帝闕規模；碧瓦黃牆，大有皇家氣象。慢言鬼國，卻無馬面牛頭；雖是冥王，亦有龍驤虎衛。但曉色陰陰，仙掌乍開，若無紅日照；曙光隱隱，旌旗初動，不見彩雲生。御爐內非香煙而氤氳不散，疑乎別是一天；丹墀下亦衣冠而濟楚如常，誰知其為九地。

小行者走到朝門，見許多官員正在那裡早朝，他不管好歹，將鐵棒指定闕門大聲高叫道：「好潑鬼！黑夜裡盜拐了佛家弟子，卻躲在這裡稱孤道寡。早早出來納命，免得我孫老爺動手。」那些早朝的鬼官，看見小行者形容甚怪，聲勢甚凶，都嚇得跌跌倒倒，東西跑散；只有黃門鬼與鎮殿將軍不敢逃躲，只得上前問道：「你是何處野人？全不知禮法！這是國王宮闕，就有冤苦，也須細細說明。待我等與你奏知大王，聽候發落，怎敢吆天喝地自取罪戾！」小行者道：「既是國王，為何遣魔兵半夜迷人？又乘機盜拐我師弟豬一戒，藏在何處？快早早送出來還我，還是造化；若稍遲延，我這鐵棒無情，叫你一國人死了又活，活了又死！」黃門鬼聽了，嚇得魂膽俱無，只得叫鎮殿將軍攔住宮門，自己慌忙跑入丹墀，戰兢兢的奏道：「我王禍事，我王禍事！」大力鬼王在寶座上看見黃門鬼這般光景，問道：「有甚禍事？可細細奏明，怎這等驚慌？」黃門鬼定了神方奏道：「朝門外，不知哪裡來了一個楂耳朵、尖嘴縮腮的惡和尚，說大王半夜裡盜拐了他的師弟來了，手拿一條鐵棒，在那裡打著要人哩！」大力王道：「好胡說！我為一國之主，出入皆有警蹕護衛，怎肯半夜來拐他一個和尚？莫非走錯了，叫他別處去尋。」黃門鬼領了王命，只得大著膽出來，回復道：「大王有旨，說大王乃一國之主，豈肯盜拐和尚？想是走差了，叫你別處去尋。」小行者想一想道：「是你國王也未必得知，只叫他去問黑孩兒太子，便自然曉得了。」黃門鬼只得又稟知大力王，大力王聽了，沉吟想道：「這或有之。」遂大怒傳旨，立等宣犁騂太子上殿。

去了半晌，太子不見來，早有兩個宮娥來奏道：「娘娘在後殿請大王議事。」大力王道：「議何事？」因起身到後殿來，纔走進殿，早見玉面娘娘滿面上如梨花帶雨，哭拜於地道：「望大王與妾報仇！」大力王大驚，連忙攙起道：「愛妃與誰有仇要我報復？可快快說明，我自當出力。」娘娘道：「不是別人，就是昔年害我性命的豬八戒，今日狹路相逢，被黑孩兒捉倒。望大王與妾斷骨刳心，以報前仇，斷不可聽信人言，放了他去！」大力王道：「愛妃莫非錯了！那豬八戒因求經有功，已證果為淨壇使者，每遇人家施食，我往往見他淨壇，豈有被孩兒捉住之理？」娘娘道：「雖不是豬八戒正身，卻也是他子孫；報他子孫，就如報他一樣。」大力王道：「愛妃何以知是他子孫？」娘娘道：「不但是他自家供稱，只那一張蓮蓬嘴，兩只蒲扇耳，便是確據了。」大力王道：「若果是他子孫，自然不肯輕放。但他有個師兄，在宮門外囉唣要人，卻如何回他？」娘娘又哭奏道：「當時大王山居尚有威風，為了一柄扇子，與孫行者百般賭鬥，不肯借他；今已登王位，轉這等怕人，不肯為妾報此深仇。大王昔日威風哪裡去了？」大力王被玉面娘娘激了幾句，滿臉通紅，只得說道：「愛妃不消著急，等我去問他就是。」仍走出大殿，吩咐黃門鬼道：「你快去回那和尚，只說我大王再三細查，並無人拿你的師弟，你可到別處去找尋。」黃門鬼又出來回復，小行者哪裡肯信，說道：「要尋須先從你宮裡尋起。」一面說一面提著鐵棒往裡就走，眾鎮殿將軍一齊用兵器攔住道：「和尚不要尋死！這是什麼所在？敢如此撒野！」小行者看了看道：「我要打你們幾下，你們又禁不起；

不打你，你們又不怕。也罷！且打個樣子與你看看。」遂舉捧在宮牆上只一搗，早豁喇一聲響倒了半邊，慌得眾鬼官都亂紛紛報上殿來道：「大王，不好了！那野和尚用鐵棒將宮牆都打塌了。」大力王聽了大怒，欲要自動手出來，卻身居王位，恐失了體，只得吩咐眾官，一面善言款住，一面飛發兵符，調闔營兵將來捉拿和尚。眾鬼官領旨，齊出來對小行者說道：

「老師父，請息怒少待，我王又差人各處去查了，查著了即送上，決不敢稽留。」小行者道：

「快去查！不要耽擱工夫，誤了我們的路程。」眾官道：「不敢誤，不敢誤，等我們再去催。」大家跑出跑進，延挨了半晌，早聽見金鼓喧天，各營的鬼兵鬼將各部，槍刀劍戟，一齊擁至闕下，將小行者圍在當中，大聲叫道：「好大膽的野和尚！偌大乾坤，哪裡不去逃生，卻來此處尋死？快早延頸納命，省得眾人動手。」小行者看了笑道：「多少天神天將，見了我這條金箍棒都魂飛魄散，不敢抵擋；你這一班地獄陰魂，能有多大本領，敢說大話，莫非倚著你們是鬼不怕死？只恐蕩著鐵棒，又要做鬼中之鬼哩！」眾鬼兵嘈嘈雜雜，哪裡聽得分明。又無隊伍，又不成行列，俱亂滾滾卷將上來。小行者笑道：「我老孫這兩日想是月令不佳，時辰不利，怎麼一班小鬼欺人？」遂將鐵棒丟開，左邊使個黃龍擺尾，右邊使個白虎翻身。一霎時，但聽得神號鬼哭，連金鼓都不聞了。

此時，黑孩兒太子也在營裡，看見眾鬼兵被小行者打得不象模樣，因吐一口氣，弄起一陣陰風來，刮刮雜雜吹得沙灰彌漫，頃刻天昏地黑，對面俱不見人，耳根頭只聞得吆喝連天。小行者在陣中，雖賴鐵棒周旋並無刀劍加身，卻黑沉沉不辨東西南北，沒處著力；欲要暫回行宮去報知師父，又不見路徑，心下焦躁，便將身一縱，離地有百□丈高，方纔重見天日。心下想道：「忽然昏暗，雖是鬼弄虛頭，無故韜光，未免太陽有弊，待我去問個明白。」遂一個筋斗雲趕上昴星道：「老星君，乞暫住紅輪，有事相商。」那昴星回轉頭，只看見是小行者，便道：「小星按度行天，不敢少歇。不知小聖有何事見教？」小行者道：「竊聞：日無私照，世有同明，為何羅剎國中一時昏暗，有如長夜，莫非星君為他藏拙？」昴星道：「小聖差矣！豈不聞日月雖明，不照覆盆之下。那羅剎乃幽冥鬼國，實太陽不照之方！小星縱有精光，何能透入地底？昏暗之事，須問之鬼王；小星陽神，如何得知？職事在身，不能奉陪，多得罪了。」說罷，竟隨著金烏向西飛奔去了。小行者呆想了半晌道：「他雖推辭，卻也說得是。這鬼國昏暗之事，我現放著閻羅老子不去問他，卻去問誰？」那幽冥地府是他的熟路。遂一筋斗竟闖入酆都，慌得那些夜叉小鬼飛報□王道：「大王，大王！前番那個檢舉弊端的孫小聖又來了。」□王道：「他來必有事故。」一齊迎出殿來。恰好小行者已走到殿前，秦廣王拱進殿內坐定，問道：「聞知小聖已恭喜皈依釋教，又往西行，為何得有閑工夫到此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果然沒閑工夫，只因有事請教，故不得不來。」秦廣王道：「小聖學貫天人，愚蒙皆賴開豁，怎麼轉要下問？」小行者道：「別事不敢奉瀆，只因前日渡河，一時不曾防備，忽然一陣黑風，吹入羅剎國中。不期這國中有個黑孩兒太子，竟將我師弟豬一戒迷倒盜去。我次日訪知，問他國王要人，那國王恃蠻，不但不還我人，又遣許多魔兵陰將將我圍住廝殺。」秦廣王笑道：「那羅剎國的大力王，他是個豪杰出身，怎不知進退！那些魔兵陰將可是小聖的對手？」小行者道：「果然殺我不過，我略將鐵捧展得一展，卻已鬼哭神號。只可恨他

被打急了，眾陰兵攪做一團，弄得陰風修慘，黑霧漫漫，霎時間竟對面不見一人，卻叫我沒法，只得縱雲頭走了。我想那羅剎國的大力王，雖稱國王，終在鬼簿，畢竟屬列位賢王管轄，故特來相求助一臂之力。」秦廣王道：「小聖吩咐，敢不領教。但那羅剎國的大力王，雖名為鬼國，卻不生不死，已近半仙。」小行者道：「仙則仙，鬼則鬼，怎麼相近，定有緣故？秦廣王道：「說起來，只怕小聖也知道。那大力王就是當初的牛魔王，與你老大聖結拜七弟兄。

他在翠雲山中興妖作怪，也算一霸。只因火焰山不惜扇子，惱了老大聖，奏請哪吒太子拿了他見佛，性命幾乎已登鬼錄，幸虧其妻羅剎女修成仙道，欲要拔他同升，因他惡孽甚重，決無登仙之理，欲要聽他墮落，又不見仙家之妙。故上帝仁慈，將他封為羅剎鬼王，不生不死，自開一國。與我這酆都分毫不相干涉，故不能相助。」小行者道：「列位賢王不要這等推托的乾淨。雖說不相涉，畢竟同一鬼字，聲息相通。我來相求一番，縱不肯出力，有路也指引一條。」秦廣王道：「我輩冥王識見淺薄，哪能指路？除非請問幽冥教主。」小行者道：「正是，我倒忘了！就煩列位賢王領我去請教。」正說不完，早有一個童子捧了一張簡帖，是地藏王菩薩送與孫小聖的。小行者接了，大驚道：「好靈菩薩！怎麼就未卜先知？」展開來一看，只見上寫著四句頌子道：

迷卻自在心，黑風吹鬼國。

念彼觀音力，黑風自消滅。

小行者看了兩遍，心下疑惑，因送與□王看道：「鬼王作祟，怎麼叫我念起觀音經來？」□王道：「教主既示微文，定有妙義！小聖只須遵行。」小行者方歡喜，叫童子致謝菩薩。遂別了□王，依舊縱身回羅剎國來。

此時，一心已注念觀音經，早覺國中的黑氣不甚障眼。因尋著剎女行宮，走進去報與師父道：「快念觀音經。」那時唐長老正望不見小行者回來，在那裡暗想前番火雲樓虧了觀世音菩薩救難。忽聽見小行者叫念觀音經，合著機會，便合掌高聲道：「南無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！」纔念得三、五聲，只見一朵紅雲，直從半空中落到剎女行宮頂上，照得羅剎國中雪亮，那些陰風黑氣，早已消散無餘，逼得許多魔兵東西逃竄。黑孩兒無處存身，只得逃回潛龍宮去躲藏。不期豬一戒正被綁縛在柱上，忽一陣紅光繚繞，滿身的繩索俱寸寸斷了。一時手腳輕鬆，滿心歡喜，抖抖衣服就奪路往外而奔。正沒處尋門，忽見黑孩兒慌慌張張跑了進來，撞個滿懷。他順手一把拿住道：「好小哥，捆打得我好！恰好冤家路窄，一般也撞在我手裡。」黑孩兒被捉，嚇得魂飛魄散，要走又掙不脫，只得大著膽裝腔道：「野和尚休得無禮！我是國王太子。」豬一戒道：「太子，太子，打得你吃屎。」遂提將起來，要往御階上摜。黑孩兒慌了，極口的亂叫道：「豬老爺饒命！」豬一戒聽了大笑道：「你方纔認得我豬老爺！既要饒命，快送我到行宮去見師父。」太子道：「情願送去，只求豬老爺放了手好走。」豬一戒搖著頭道：「放不得，放不得！放了你跑進去，深宮內院哪裡尋你？」隨將斷繩子長的撿了幾條接起來，將黑孩兒頸項拴了，用左手牽狗一般牽著，右手卻在殿旁將前番打他的木棒拿了一條，趕著太子道：「快走，快走！」太子沒法，只得領著他走出宮來。宮裡雖有近侍，看見豬一戒勢頭凶惡，誰敢上前！

此時，小行者知是菩薩顯靈，見陰氣散盡，正提著鐵棒走出行宮，要問國王討人。恰遇豬一戒牽著太子走來，又驚又喜，忙問道：「兄弟來了麼？師父著實牽掛你哩！快去，快去。這個小哥是誰，牽他來做甚？」豬一戒聽見說師父牽掛他，不及答應，忙走入行宮，叫一聲：

「師父，我來也！」唐長老正在那裡對著紅光拜謝，忽見豬一戒走來，滿心歡喜，走起身來問道：「你畢竟是誰陷你？」豬一戒牽過太子來道：「就是這個壞人。」唐長老道：「他是甚人？」豬一戒道：「他是國王的太子。」唐長老聽見說是太子，連忙走近前扶住太子道：「既是國王的殿下，還不快些放了！」豬一戒道：「放不得！他雖是太子，卻是我的仇人。」唐長老道：

「有甚深仇？無非是一時游戲起的釁端。」豬一戒道：「他孩子家不知事倒也還可恕，只是他的娘，婦人心最毒，說我父親曾將他打死，今日要殺我報仇。」唐長老道：「既有前仇，則報不為過，況報又未成，如何復結後怨？冤家宜解不宜結。還不快放了，稍釋前愆，好打點走路。」豬一戒拗不過師父，只得將繩索解了道：「我老豬被你拿去，不知打了多少？我拿你來便輕輕放了，好造化，好造化！」黑孩兒感唐長老解放，再三拜謝不題。

卻說黑孩兒被豬一戒牽來，早有近侍報知，玉面娘娘嚇得魂不附體，啼啼哭哭，與大力王商議要救太子。大力王道：「他一個過路和尚，拿他來做甚？就是拿來，昨日他師兄來尋，還了他也可免禍；你卻苦苦要報什麼舊仇，抵死不還，今日卻惹出這等大禍來，皆是自取，怪不得他人。」娘娘道：「做過的事，埋怨也無用。只是如今怎生方救得他出來？」大力王道：

「我當初為妖魔的時節，好逞英雄撒潑；今日既為一國之主，當存一國之體。況這幾個和尚又大有來歷，遣兵與他廝殺，他本事高強，又殺他不過；弄陰霾迷他，他有紅光護衛，卻又迷他不倒。並無他策，惟有伏罪軟求，或者尚可挽回。只是我為國王，怎肯下氣？」玉面娘娘又撒嬌撒痴大哭道：「你不肯下氣，豈不害了我孩兒性命！」大力王道：「愛妃不必心焦，事已到此，也顧不得體面了。」隨吩咐備法駕，同娘娘一齊親自到剎女行宮來見求解的和尚請罪。車駕將到行宮，只見黑孩兒太子早已放了出來。大力王與娘娘看見，細細問故，方知是唐半偈勸勉。王、後二人不勝感激道：「原來這唐長老竟是活佛。」遂下了輦，步行入宮來拜謝，唐長老慌忙迎接答拜。國王要請唐長老到朝裡去款待，唐長老西行心急，立刻叫豬一戒、沙彌牽馬挑擔起身。大力王知留不住，即命法駕親送出西城方回。他師徒們到了城外，見天色依舊陰陰晦晦，正不知去向，忽見那朵紅雲又飛在前邊領路。師徒們跟定紅雲，倏忽之間早已脫離鬼國，竟上西方大路。正是：

收回菩提心，賴有觀音力。

師徒四眾此去，不知又有何所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